



# 我选择 独自一人

让我独自痛苦，  
让我自己痊愈，  
让我一个人。

[法] 玛塞尔·索瓦热奥——著

陈觅——译

*Je suis seule, mais pas plus seule aujourd'hui  
moins peut-être. De soir, je sais que tout est cassé,  
et c'est presque un soulagement. Je sais pour  
avoir réagi sans être arrêtée par l'espoir déprimant  
que les choses reviendraient comme elles étaient. Je  
sais oublier et continuer de l'avant sans plus regarder  
vers vous. Le passé s'est marié.*

*Marcelle Sauvageat*

# 我选择独自一人

*Laissez-moi Commentaire*

[法] 玛塞尔·索瓦热奥——著  
陈觅——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我选择独自一人 / (法) 玛塞尔·索瓦热奥著 ; 陈  
觅译.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33-2193-8

I. ①我… II. ①玛… ②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7496号

## 我选择独自一人

[法] 玛塞尔·索瓦热奥 著  
陈觅 译

策划统筹 林妮娜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张迥 岳卫华  
责任印制 史广宜  
装帧设计 王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邮 箱 [editor@readinglife.com](mailto: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4  
字 数 55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193-8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mailto:zhiliang@readinglife.com)

## 目 录

### 我选择独自一人

- 3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七日  
10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  
20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58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补遗

- 67 弗拉曼克的雪  
72 藤田嗣治的猫  
77 基斯林的戴手套的女人  
82 最后的晚餐  
89 关于父母  
111 片段  
  
120 年表

*Laissez-moi Commentaire*

我选择独自一人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七日

“你将这视作爱的证明，不是吗？”火车的节奏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我觉得冷，蜷在角落里，试着入睡。——真冷啊！——这列火车为什么要出发？做了傻事后的懊恼之情让我喉咙发紧；离开了一份脆弱的幸福，回到疗养院，我真傻。这几周我终于体会了些许快乐；但作为代价，我将要感受到的是巨大的悲伤。

“你将这视作爱的证明，不是吗？”眼前又浮现出前一天夜里对我说这句话的那张痛苦的脸。我看到同一张脸

影像的叠加，如此贴近我的脸，眼中盈满泪水，对我说：“嫁给我，您终将会辜负我……”多么希望这一幕能重来，我要亲吻这张脸，告诉他：“我绝不会辜负您。”但世事无法重来；而这句话，我也不会将它说出口，因为既把握不好时机，又不知该用怎样的语气。我太过情绪化，为了不让自己被情绪吞没，只好变得无情。如何让别人体会到感情迸发的一瞬间所带来的震撼？让我们枕着这甜蜜的摇篮曲入睡吧：“你将这视作爱的证明，不是吗？”我遥寄你一个吻。如果你爱我，我将会痊愈。

待我痊愈后，你将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喜欢直呼你为“你”，反正你不在这里。我并不习惯于此，这仿佛是个禁忌：但这种感觉无与伦比。你觉得会有那么一天，我能直呼“你”吗？待我痊愈后，你再也不会觉得我有一副坏脾气。我是个病人。你告诉我病人会尽力对身边的人更温柔，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我不喜欢说教时的你，这样只会让我想打哈欠，而且你指责我，是因为你没那么爱我



了：你拿我与别人比较。病人都很温柔，但我实在是筋疲力尽；全部精力都耗在了坚持下去，以及对那些不理解我的人说“谢谢”的过程中。而你呢，要一声“谢谢”有何用？你无法理解，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体验。我问过你，如果连着八天睡不着觉会有何感受？你回答说自己从未经历过，但一定不好受。你显然无法理解。另外，我知道当我们在乡下时，你并不快乐；你想回巴黎，你的女性朋友在那里。你急着要离开，觉得我很烦。你知道，这并非我的本意：我以为挽留会让你高兴。在巴黎时你是那么体贴……那时你眼中的我也更温柔：她在那里。你不喜欢病人。我猜你希望把病人统统关起来消灭掉。你真该生场病。

“你将这视作爱的证明，不是吗？”这句话该如何理解？我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为了避免对我说：“我爱您！”你小心翼翼到了可笑的程度，你不会为我作任何承诺。可对独自离开的我来说，如果可以安心地沉浸在你的爱中，该多美好。我需要这种感受：我渴望痊愈后重新找回它。

确信有人在爱着你、等着你，对一个病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幸福，剩下的都是过眼云烟、无足轻重：他会发觉他遗弃的生活注意到了他的缺席；他无法想象出全新的未来，与过去的骤然决裂让他虚弱又痛苦；他对“接下来”的要求，只是延续并改善过去已有的生活。

我想将昨夜的记忆如护身符般随身携带。闭上双眼，让情景重现。像在做梦时一样：务必保持身体一动不动。

我爱你。

特奈欧特维尔！

我害怕。我不想下车。

我想躲进一个不会被人看到的角落。我想遗忘自己。若能继续乘火车远行该多愉快！我徒劳地等待一个偶然的暗示来阻止我：一切都指引着我离开。我该怎么办？现在必须下车，回到这间悲伤的房子里。但为何一定要这么做？我感到腿上有近乎快感的犹豫，我必须在一分钟内有所行

动，却动弹不得。我对自己说：“我不走，我不走……”但最后一秒钟，还是在几近疯狂的惊慌之中，用难以置信的速度完成了先前犹豫不决的行动。我很勇敢；我下了车；有条不紊地办完了所有手续，以证明自己的强大。有一个爱我的人在巴黎：我将回到那里。外面下着雨，还起了雾；现在是凌晨四点，天快亮了。如果此时能同他在一间暖和的小公寓里喝喝茶，该多惬意。我们或许会聊起童年时光。雨一直下，天色依然昏暗。我直直凝视着疗养院，以便提前领会即将经历痛苦，这样之后体会到的或许就能少一些。看到身着睡袍的男人与女人，双眼深陷，咳嗽着，我感到自己又病了。我为什么要回到这里？蜷缩在房间里的一张椅子上，肩头上压着一件沾满厌恶、疾病与绝望的沉甸甸的大衣：我觉得冷。美梦破碎，越飘越远。我再也听不到那个声音，他的爱不再包围我。天明时，当我们从梦中醒来，会再次闭上双眼，一动不动，试图重筑梦境。但白日的光亮将一切摧毁：对话失去了声音，动作失去了意义。就像一道消散的彩虹：几缕色彩残留片刻，随即消失，

看似还会回来，却什么都没有。我的全部美梦就这样消散了。真的可能什么都没有了？我痴痴地重复着：我要离开这里……我尝试捕捉昨夜的碎片，使其重现。但抓住的只是幻影，一触即灭。

明天我将写信给你，不能再直呼“你”，写信给你，却无法道尽我的心声。你留在那过着小日子，能理解我现在囚徒般的处境吗？我不知该怎么表达。我在这里日渐迟钝，意识到一个冷酷而确定的事实，只要待在这里，一切都不再有可能：你不会继续爱我。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

今天收到许多信：他的那封我最后再读。它或许会说出我等待的事情。

自从回到疗养院，他的信总是让我失望和担心：我确信他不再爱我了。我病了两年，经常不在他身边，而他继续着自己的生活。我曾甘愿相信他会等我：但他真的在等吗？现在的一切在他看来是否都是暂时的、残破的？他是否在等我回去让这一切重焕光彩？还是任凭其消逝，毫不惋惜，因为确信等我归来一切会更加美好？

我的确有些笨拙，不善表达感情，每当流露出一丝情感，便开始嘲笑自己，嘲笑对方，用嘲讽的话破坏先前的氛围。这出于对自我的怀疑，出于听到自己像他人一样流露真情实感时的震惊。仿佛我是在听另一个人说话，而不再相信自己的真诚；言语似乎夸大了我的情绪，让它们变得不再真切。我感到别人会像面对一个讲着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的孩童，对我报以一笑。我不可能说：“我爱您。”如果有人信以为真，而我却弄错了怎么办！所以我只能绕着圈子说：“您，您爱我，既然您这么说了；而我，我爱一个人的方式恐怕与别人不同，其他人比我更懂得爱，也更懂得如何表达爱。”我害怕有一天发觉自己不爱了，所以会预先对这份感情产生怀疑。我害怕被别人指责虚情假意，于是预先设想出自己的爱消失的一千种可能。我声称自己不会忠诚，然而，为了不让那个我声称不爱的人失望——哪怕仅仅是出于想象，我会拒绝另一个人陪我去看戏或亲吻我的指尖。就这样，我在否定心中的爱的同时，却比那

个对我说“我爱你”的人更加投入。

我渴望有人猜透我的心思：然而他们看到的只有绕圈子和讽刺的话语。他同样也只看到这些；我对他也未曾有过更多表示。我希望他等我，这是不是奢求了？可是，最近几天他的信中充满妒意。他应该还爱着我。这或许是一封甜蜜的信呢。



“我要结婚了…… 我们的友谊长存……”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完全不能动弹，只觉房间在旋转。在身体一侧经常疼痛的地方，或许更低一点儿，我感到一把锋利的刀在慢慢切割这具肉体。所有的价值都在发生遽变。如同一部卡住的电影，尚未播放的部分只能以无图像的胶片呈现；已经播放的部分中，角色凝固成木偶的姿态：不再具有意义。他们曾填满我及我的期盼；我不知道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依然将我的灵魂借给了他们；如今什么都不会再发生，之前的剧情变得空洞、破碎。我仿佛将自己交予了一